《須尸摩經》的傳本對讀及其註釋要義

地點：美國菩提學會
日期：2013年11月02日
時間：9:00am-11:00am

大綱

一、原典資料：經與律
　　1．說一切有部《雜阿含》（347經）
　　2． 大眾部《摩訶僧祇律》（卷17）
　　3． 分別說部赤銅鍱系 《相應部》（12．70經）

二、論釋資料：論與註釋等
　　1．與說一切有部有關的論註
　　2．與分別說部有關的論註

三、疏鈔資料：不同意趣的判讀
　　1．重「禪定」：《雜阿含》347經及《相應部12．70經註》
　　2．重「比智」：《摩訶僧祇律》卷17
　　3．重「五通」：《相應部》（12．70經）

四、總結

一、原典資料：經與律
1．說一切有部《雜阿含》（347經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（rājagahe）迦蘭陀竹園（veḷu-vane 竹林 kalandaka松鼠-nivāpe喂食之處）。若王、大臣、婆羅門、長者、居士，及餘世人所共恭敬、尊重，供養佛及諸聲聞眾，大得利養——衣被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；都不恭敬、尊重，供養眾邪異道（aññatitthiyā外教徒 paribbājakā雲遊者），衣被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。

爾時、眾多異道，聚會未曾講堂，作如是論：「我等昔來，常為國王、大臣、長者、居士，及餘一切之所奉事恭敬，供養衣被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，今悉斷絕，但恭敬、供養沙門瞿曇、聲聞大眾，衣被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。今此眾中，誰有智慧大力，堪能密往，詣彼沙門瞿曇眾中出家，聞彼法已，來還廣說；我等當復用彼聞法，化諸國王、大臣、長者、居士，令其信樂，可得還復供養如前」。

時有人言：「有一年少，名曰須深（**Susima**），聰明黠（xiá）慧，堪能密往沙門瞿曇眾中出家，聽被法已，來還宣說」。

時諸外道，詣須深所而作是言：「我今日大眾聚集未曾講堂，作如是論：我等先來為諸國王、大臣、長者、居士，及諸世人之所恭敬、奉事，供養衣被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，今悉斷絕。國王、大臣、長者、居士，及諸世間，悉共奉事沙門瞿曇、聲聞大眾。我此眾中，誰有聰明、黠慧，堪能密往沙門瞿曇眾中出家學道，聞彼法已，來還宣說，化諸國王、大臣、長者、居士，令我此眾還得恭敬、尊重、供養。其中有言：唯有須深聰明黠慧，堪能密往瞿曇法中，出家學道，聞彼說法，悉能受持，來還宣說。是故我等故來相請，仁者當行」！

時彼須深默然受請，詣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時眾多比丘出房舍外，露地經行。爾時、須深詣眾多比丘而作是言：「諸尊！我今可得於正法中，出家受具足，修梵行不」？時眾多比丘，將彼須深，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此外道須深，欲求於正法中出家受具足，修梵行」。

爾時、世尊知外道須深心之所念，告諸比丘：「汝等當度彼外道須深，令得出家」。時諸比丘，願度須深出家，已經半月。

有一比丘語須深言：「須深！當知我等生死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。

【問初禪】

時彼須深語比丘言：「尊者！云何學離欲惡不善法，有覺有觀，離生喜樂，具足初禪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耶」？

比丘答言：「不也，須深」！

【問第二禪】

復問：「云何離有覺有觀，內淨一心，無覺無觀，定生喜樂，具足第二禪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耶」？

比丘答言：「不也，須深」！

【問第三禪】

復問：「云何尊者離喜，捨心住，正念正智，身心受樂，聖說及捨，具足第三禪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耶」？

答言：「不也，須深」！

【問第四禪】

復問：「云何尊者離苦息樂，憂喜先斷，不苦不樂，捨淨念一心，具足第四禪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耶」？

答言：「不也，須深」！

【問無色定】

復問：「若復寂靜、解脫、起色，無色身作證具足住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耶」？

答言：「不也，須深」！

【答慧解脫】

須深復問：「云何尊者所說不同，前後相違？云何不得禪定而復記說」？

比丘答言：「我是慧解脫也。」作是說已，眾多比丘各從座起而去。

爾時、須深知眾多比丘去已，作是思惟：「此諸尊者所說不同，前後相違，言不得正受，而復記說自知作證。」作是思惟已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眾多比丘，於我面前記說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」

註：「正受」（Samāpatti）又譯三摩缽底，即入定，通指四禪、四無色定及滅盡定。

我即問彼尊者：「得離欲惡不善法，乃至身作證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耶？」彼答我言：「不也，須深！」

我即問言：「所說不同，前後相違，言不入正受，而復記說自知作證！」彼答我言：「得慧解脫。」作此說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

我今問世尊：「云何彼所說不同，前後相違，不得正受而復說言自知作證」？

佛告須深：「彼先知法住，後知涅槃。彼諸善男子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離於我見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」。

須深白佛：「我今不知先知法住，後知涅槃。彼諸善男子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離於我見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」？佛告須深：「不問汝知不知，且自先知法住，後知涅槃。彼諸善男子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離於我見，心善解脫」。

須深白佛：「唯願世尊為我說法，令我得知法住智，得見法住智」！

佛告須深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須深！於意云何？有生故有老死，不離生有老死耶」？須深答曰：「如是，世尊！有生故有老死，不離生有老死」。

如是生、有、取、愛、受、觸、六入處、名色、識、行、無明。「有無明故有行，不離無明而有行耶」？
須深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有無明故有行，不離無明而有行」。

佛告須深：「無生故無老死，不離生滅而老死滅耶」？
須深白佛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無生故無老死，不離生滅而老死滅」。

「如是乃至無無明故無行，不離無明滅而行滅耶」？
須深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無無明故無行，不離無明滅而行滅」。

佛告須深：「作如是知、如是見者，為有離欲惡不善法，乃至身作證具足住不」？須深白佛，「不也，世尊」！

佛告須深：「是名先知法住，後知涅槃。彼諸善男子，獨一靜處，專精思惟，不放逸住，離於我見，不起諸漏，心善解脫」。

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須深遠塵、離垢，得法眼淨。爾時、須深見法，得法，覺法，度疑，不由他信，不由他度，於正法中心得無畏。

（須深）稽首佛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悔過！我於正法中盜密出家，是故悔過」。佛告須深：「云何於正法中盜密出家」？

須深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有眾多外道，來詣我所，語我言：須深！當知我等先為國王、大臣、長者、居士，及餘世人恭敬、供養，而今斷絕，悉共供養沙門瞿曇、聲聞大眾。汝今密往沙門瞿曇聲聞眾中，出家受法，得彼法已，還來宣說，我等當以彼聞法，教化世間，令

彼恭敬供養如初。是故世尊！我於正法律中盜密出家，今日悔過，唯願世尊聽我悔過，以哀愍故」！

佛告須深：「受汝悔過。汝當具說：我昔愚癡、不善、無智，於正法律盜密出家，今日悔過，自見罪、自知罪，於當來世律儀成就，功德增長，終不退減。所以者何？凡人有罪，自見、自知而悔過者，於當來世律儀成就，功德增長，終不退減」。

佛告須深：「今當說譬，其智慧者以譬得解。譬如國王，有防邏者，捉捕盜賊，縛送王所。白言：大王！此人劫盜，願王處罪。王言：將罪人去，反縛兩手，惡聲宣令，周遍國中，然後將出城外刑罪人處，遍身四體，劗以百矛。彼典刑者，受王教令，送彼罪人，反縛兩手，惡聲宣唱，周遍城邑，將出城外刑罪人處，遍身四體，劗以百矛。日中，王問：罪人活耶？臣白言：活。王復敕臣：復劗（chán用利器刺）百矛。至日晡時，復劗百矛，彼猶不死。

佛告須深：「彼王治罪，劗以三百矛，彼罪人身，寧有完處如手掌不」？
須深白佛：「無也，世尊」！

復問須深；「時彼罪人，劗以三百矛因緣，受苦極苦劇不」？須深白佛；「極苦，世尊！若劗以一矛，苦痛難堪，況三百矛當可堪忍」！

佛告須深：「此尚可耳，若於正法律盜密出家，盜受持法，為人宣說，當受苦痛倍過於彼」。佛說是法時，外道須深漏盡意解。佛說此經已，尊者須深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2．大眾部《摩訶僧祇律》（卷17）

佛住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，世人篤信、恭敬、尊重，供養衣、食、床臥、病瘦醫藥。爾時，出家外道亦在舍衛城，世人不恭敬、供養、尊重、衣、食、床臥、病瘦醫藥。

時，有眾多出家外道集論議堂，作如是論：「是沙門瞿曇住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，世人深信、恭敬、尊重，供養衣、食、床臥、病瘦醫藥，我等不得尊重、供養、衣、食、床臥、病瘦醫藥，誰能往沙門瞿曇法中出家修梵行，誦習彼法已，還我法中我等展轉相教，亦當還得供養，與彼無異？」

時，外道作如是論已，皆言：「須深摩者，於我眾中最為第一，可遣到沙門瞿曇法中出家受彼律儀，還來入此。」

時，彼外道語須深摩，作如是言：「沙門瞿曇在祇桓精舍，多人供養、尊重，我等不得此利。汝今可往沙門瞿曇法中出家修梵行，受誦彼經已，還我法中展轉相教，亦當還得供養與彼無異。」須深摩聞是語已，出舍衛城，往祇桓精舍。

精舍門間，見有諸比丘經行坐禪，須深摩即往諸比丘所共相問訊，在一面坐，作是言：「我本是外道，今欲於如來法中出家受具足，此中應作何等？」諸比丘答言：「若本是外道，欲於如來法中出家者，當試之四月。四月過已，得諸比丘意者，當與出家。」時，須深摩即受教行四月，過已，得諸比丘意，便與受具足；受具足已，往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却住一面。

爾時，有眾多比丘來到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却住一面，作是言：「我已得證，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更不受後有。」說是語已，頭面禮佛足而退。是諸比丘去未久，須深摩頭面禮佛足已，詣彼比丘所，共相問訊，問訊已在一面坐。

問諸比丘言：「長老向在佛所，自言：我已得證，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更不受後有。」答言：「如是。」

【問天眼】

時須深摩復問言：「長老如是知、如是見，得清淨天眼見眾生死此生彼，好色惡色，善趣惡趣，見眾生身行惡、口行惡、意行惡誹謗賢聖，自行邪見，教人行邪見，身壞命終墮三惡道。又見眾生身行善、口行善、意行善，自行正見，教人行正見，身壞命終生於善處，天上人中。如是過人清淨天眼，長老得不？」答言：「不得。」

【問宿命】

復問：「尊者如是知、如是見得宿命智，知過去一生、二生、三生、四生、五生、十生、百生、千生，乃至劫成劫壞；名[1]姓種族，死此生彼，死彼生此，如是無數劫事，長老知不？」答言：「不知。」

【問無色定】

復問：「離色、過色，無色寂滅解脫身證具足住是諸解脫，長老得不？」答言：「不得。」

【答慧解脫】

須深摩言：「向者所問，諸法皆言不得。云何於世尊前自言：我已得證，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更不受後有？誰當信者？」諸比丘答言：「長老，我是慧解脫人。」

【答先法智，後比智】

須深摩言：「所說簡略，義相未現，可更廣說？」比丘言：「雖義相未現，我自了知慧解脫人。」時須深摩聞諸比丘語已，作是念：「我當往詣世尊所，問如是事，世尊有所解說我當受持。」作是念已，從坐起往詣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却住一面具以上事廣白世尊，是事云何？佛告須深摩：「先法智，後比智。」

須深摩又白佛言：「世尊所說隱略，我猶未解。」佛告須深摩：「汝雖未解故，先法智，後比智。」

須深摩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，我猶未解。唯願世尊，廣為我說。」

佛告須深摩：「我還問汝，隨汝所解答我。須深摩於意云何：緣生故有老死不？」答言：「如是世尊。」

【流轉】

佛言：「善哉！須深摩，於意云何：無明緣故，生諸行不？」答言：「如是。」

【還滅】

佛言：「善哉！須深摩，於意云何：生緣滅故，老死滅不？…乃至無明滅故，諸行滅不？」答言：「如是。」

「善哉！須深摩。」佛告須深摩：「若比丘於此法中正觀、正知，所應得者，盡皆得不？答言：「如是。」

又問：「須深摩，汝知緣生故有老死不？」答言：「如是。」

「緣無明故，有諸行不？」答言：「如是。」

又問：「生緣滅故，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苦、惱、盛陰滅不？」答言： 如是。」

「無明滅故，諸行滅不？」答言：「如是。」

佛告須深摩：「汝知如是法者（案：了知緣起的生滅法），汝得天眼、宿命智、諸解脫得不？」答言：「不得世尊。」

佛告須深摩：「汝自言：知如是諸法（案：了知緣起的生滅法），而復言不得是諸功德（案：指天眼、宿命及四無色定），誰當信者？」須深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為無明惡邪所纏縛故，生如是邪見。我從世尊所，廣聞正法，滅惡邪見，得法眼淨。」

須深摩即頭面禮佛足，胡跪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於如來正法中賊心出家，為偷法故，世尊大慈唯願受我悔過。」佛告須深摩：「汝癡如小兒，於佛正法中為偷法故，賊心出家，我受汝悔過。」

佛告須深摩：「譬如有人犯罪於王，王使人裂解支節，刖劓耳鼻，鋸解刀折，段段斫截，象蹈馬踏，如是種種若毒斷命。汝於佛法中賊心出家，為偷法故罪過，於是我受汝悔過，於賢聖法中得增長故，從今日後勿復更作。」以世尊度須深摩故，毘舍離栴檀鉢降伏外道，目連作神足故，人民倍生敬信得利養，因是故諸外道橫作誹謗世尊，如孫陀利經中廣說。佛未出世時外道得種種供養，佛既出世一切外道皆失利養。何以故？知佛法深妙故，如《孔雀鳥本生經》中廣說。

(CBETA, T22, no. 1425, p. 362, b25-p. 363, b26)

3．分別說部赤銅鍱系《相應部》（12．70）

（香港．蕭式球中譯）

這是我所聽見的：
有一次，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。

(一)
這時候，世尊受到照料、恭敬、尊重、供養、尊崇，取得衣服、食物、住處、醫藥用品；比丘僧團受到照料、恭敬、尊重、供養、尊崇，取得衣服、食物、住處、醫藥用品。外道遊方者不受照料、恭敬、尊重、供養、尊崇，不能取得衣服、食物、住處、醫藥用品。

(二)
這時候，須深遊方者和遊方者大眾一起住在王舍城。大眾對須深遊方者說：“須深賢友，來吧，你去喬答摩沙門那裏修梵行，學會了法義之後便回來教我們。當我們學會了法義之後便對在家人說法，這樣我們也會受到照料、恭敬、尊重、供 養、尊崇，也會取得衣服、食物、住處、醫藥用品了。”
“賢友們，好的。” 須深遊方者回答大眾之後，便前往阿難尊者那裏，和阿難尊者互相問候，作了一些悅意的交談，然後坐在一邊。

(三)
須深遊方者對阿難尊者這樣說：“阿難賢友，我想在這裏的法和律之中修習梵行。”
於是，阿難尊者便帶須深遊方者前往世尊那裏，對世尊作禮，然後坐在一邊。阿難尊者對世尊說：“大德，這位須深遊方者說，想在這裏的法和律之中修習梵行。”
“阿難，既然這樣，幫他剃度出家吧。”
須深遊方者在世尊座下出家，受具足戒。
這時候，一些比丘在世尊跟前宣稱得到究竟智，自己知道：生已經盡除，梵行已經達成，應要做的已經做完，沒有下一生。

究竟智 = 自知：「生已經盡除，梵行已經達成，應要做的已經做完，沒有下一生。」

(四)

須深聽到一些比丘得到究竟智的消息，便前往那些比丘那裏，和那些比丘互相問候，作了一些悅意的交談，然後坐在一邊。須深遊方者對那些比丘這樣說：“聽說尊者們在世尊跟前宣稱得到究竟智，自己知道：生已經盡除，梵行已經達成，應要做的已經做完，沒有下一生。這是真的嗎？”

“賢友，是的。”

【問神變】（案：以下五通《雜阿含》347經皆缺）

“尊者們有這樣的知、這樣的見，能否具有無數的神變，能由一人化身多人，由多人化身一人；能隨意顯現，隨意隱沒；穿越圍欄、牆壁、大山有如穿越空間那樣 沒有阻礙；從大地進出有如在水中進出那樣；在水上行走有如走在地上那樣不會沈沒；能盤腿而坐，有如鳥兒那樣飛上天空；手掌能觸摸宏偉的日月；身體能走到梵世間呢？”

“賢友，不能。”

【問天耳】

“尊者們有這樣的知、這樣的見，能否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耳，聽到天和人兩種聲音，聽到遠處和近處的聲音呢？”

“賢友，不能。”

【問他心】

“尊者們有這樣的知、這樣的見，能否清楚知道其他人、其他眾生的心，有貪欲的心知道是有貪欲的心，沒有貪欲的心知道是沒有貪欲的心；有瞋恚的心知道是有 瞋恚的心，沒有瞋恚的心知道是沒有瞋恚的心；有愚癡的心知道是有愚癡的心，沒有愚癡的心知道是沒有愚癡的心；集中的心知道是集中的心，不集中的心知道是不 集中的心；廣大的心知道是廣大的心，不廣大的心知道是不廣大的心；高尚的心知道是高尚的心，不高尚的心知道是不高尚的心；有定的心知道是有定的心，沒有定 的心知道是沒有定的心；解脫的心知道是解脫的心，不解脫的心知道是不解脫的心呢？”

“賢友，不能。”

【問宿命】

“尊者們有這樣的知、這樣的見，能否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——不論一生、兩生、三生、百生、千生、百千生，不論無數的成劫、無數的壞劫、無數的成壞劫 ——在那一生之中是什麼姓名，什麼種族，什麼種姓，吃什麼食物，體會什麼苦與樂，壽命有多長，死後又投生到另一生；而在另一生之中又是什麼姓名，什麼種 族，什麼種姓，吃什麼食物，體會什麼苦與樂，壽命有多長，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呢？能否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呢？”

“賢友，不能。”

【問天眼】

“尊者們有這樣的知、這樣的見，能否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，看見眾生怎樣死後再次投生呢？能否知道不同的業使眾生在上等或下等、高種姓或低種姓、善趣 或惡趣的地方投生——這些眾生由於具有身不善行、口不善行、意不善行，責難聖者，懷有邪見，做出由邪見所驅動的業，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、地獄之 中；那些眾生由於具有身善行、口善行、意善行，稱讚聖者，懷有正見，做出由正見所驅動的業，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、天界之中呢？”

“賢友，不能。”

【問無色定】

“尊者們有這樣的知、這樣的見，能否超越色界的定境，親身體驗寂靜的無色界解脫呢？”

“賢友，不能。”

【答慧解脫】

“現在尊者們宣稱不能得到以上的法。這是什麼原因呢？” 21

“須深賢友，我們是慧解脫的人。”

“尊者們這樣簡略地說，我不能明白當中的道理。如果尊者們為我詳細地說，使我明白當中的道理就好了。”

“須深賢友，不管你明白與不明白也好。我們是慧解脫的人。”

(五)

於是，須深尊者起座前往世尊那裏，對世尊作禮，坐在一邊，然後把跟比丘對話的事情全部告訴世尊。

【答先法住智，後涅槃智】

“須深，首先要有法住智，然後便會有涅槃智。”

“世尊這樣簡略地說，我不能明白當中的道理。如果世尊為我詳細地說，使我明白當中的道理就好了。”

“須深，不管你明白與不明白也好。首先要有法住智，然後便會有涅槃智。

【五蘊無常、苦、無我】（案：有部誦本缺）

“須深，你認為怎樣，色是常還是無常的呢？”

“大德，是無常的。”

“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？”

“大德，是苦的。”

“你會不會把無常、苦、變壞法的色，視為‘我擁有色’、‘我是色’、‘色是一個實我’呢？”

“大德，不會。”

……受……

……想……

……行……

“須深，你認為怎樣，識是常還是無常的呢？”

“大德，是無常的。”

“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？”

“大德，是苦的。”

“你會不會把無常、苦、變壞法的識，視為‘我擁有識’、‘我是識’、‘識是一個實我’呢？”

“大德，不會。”

“須深，因此，對於各種色，不論是過去的、未來的、現在的、內在的、外在的、粗大的、細微的、低等的、高等的、遠處的、近處的色，都應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‘我擁有色’、‘我是色’、‘色是一個實我’這回事。

“對於各種受……

“對於各種想……

“對於各種行……

“對於各種識，不論是過去的、未來的、現在的、內在的、外在的、粗大的、細微的、低等的、高等的、遠處的、近處的識，都應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‘我擁有識’、‘我是識’、‘識是一個實我’這回事。

“須深，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，他會對色厭離、對受厭離、對想厭離、對行厭離、對識厭離，因為厭離而有無欲，因無欲而有解脫，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，知道：生已經盡除，梵行已經達成，應要做的已經做完，沒有下一生。

【流轉】

“須深，你明白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這個道理嗎？”

“大德，是的。”

“須深，你明白以有為條件而有生這個道理嗎？”

“大德，是的。”

“須深，你明白以取為條件而有有這個道理嗎？”

“大德，是的。”

“須深，你明白以愛為條件而有取這個道理嗎？”
“大德，是的。”

“須深，你明白以受為條件而有愛這個道理嗎？”
“大德，是的。”

“須深，你明白以觸為條件而有受這個道理嗎？”
“大德，是的。”

“須深，你明白以六入為條件而有觸這個道理嗎？”
“大德，是的。”

“須深，你明白以名色為條件而有六入這個道理嗎？”
“大德，是的。”

“須深，你明白以識為條件而有名色這個道理嗎？”
“大德，是的。”

“須深，你明白以行為條件而有識這個道理嗎？”
“大德，是的。”

“須深，你明白以無明為條件而有行這個道理嗎？”
“大德，是的。”

【還滅】
“須深，你明白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這個道理嗎？”
“大德，是的。”

“須深，你明白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這個道理嗎？”
“大德，是的。”

“須深，你明白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這個道理嗎？”
“大德，是的。”

“須深，你明白愛的息滅帶來取的息滅這個道理嗎？”
“大德，是的。”

“須深，你明白受的息滅帶來愛的息滅這個道理嗎？”
“大德，是的。”

“須深，你明白觸的息滅帶來受的息滅這個道理嗎？”
“大德，是的。”

“須深，你明白六入的息滅帶來觸的息滅這個道理嗎？”
“大德，是的。”

“須深，你明白名色的息滅帶來六入的息滅這個道理嗎？”
“大德，是的。”

“須深，你明白識的息滅帶來名色的息滅這個道理嗎？”
“大德，是的。”

“須深，你明白行的息滅帶來識的息滅這個道理嗎？”
“大德，是的。”

“須深，你明白無明的息滅帶來行的息滅這個道理嗎？”
“大德，是的。”

【神變】

“須深，你有這樣的知、這樣的見，能否具有無數的神變，能由一人化身多人，由多人化身一人；能隨意顯現，隨意隱沒；穿越圍欄、牆壁、大山有如穿越空間那 樣沒有阻礙；從大地進出有如在水中進出那樣；在水上行走有如走在地上那樣不會沈沒；能盤腿而坐，有如鳥兒那樣飛上天空；手掌能觸摸宏偉的日月；身體能走到梵世間呢？”

“大德，不能。”

【天耳】

“須深，你有這樣的知、這樣的見，能否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耳，聽到天和人兩種聲音，聽到遠處和近處的聲音呢？”

“大德，不能。”

【他心】

“須深，你有這樣的知、這樣的見，能否清楚知道其他人、其他眾生的心，有貪欲的心知道是有貪欲的心，沒有貪欲的心知道是沒有貪欲的心；有瞋恚的心知道是 有瞋恚的心，沒有瞋恚的心知道是沒有瞋恚的心；有愚癡的心知道是有愚癡的心，沒有愚癡的心知道是沒有愚癡的心；集中的心知道是集中的心，不集中的心知道是 不集中的心；廣大的心知道是廣大的心，不廣大的心知道是不廣大的心；高尚的心知道是高尚的心，不高尚的心知道是不高尚的心；有定的心知道是有定的心，沒有 定的心知道是沒有定的心；解脫的心知道是解脫的心，不解脫的心知道是不解脫的心呢？”

“大德，不能。”

【宿命】

“須深，你有這樣的知、這樣的見，能否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——不論一生、兩生、三生、百生、千生、百千生，不論無數的成劫、無數的壞劫、無數的成壞劫 ——在那一生之中是什麼姓名，什麼種族，什麼種姓，吃什麼食物，體會什麼苦與樂，壽命有多長，死後又投生到另一生；而在另一生之中又是什麼姓名，什麼種 族，什麼種姓，吃什麼食物，體會什麼苦與樂，壽命有多長，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呢？能否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呢？”

“大德，不能。”

【天眼】

“須深，你有這樣的知、這樣的見，能否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，看見眾生怎樣死後再次投生呢？能否知道不同的業使眾生在上等或下等、高種姓或低種姓、善 趣或惡趣的地方投生——這些眾生由於具有身不善行、口不善行、意不善行，責難聖者，懷有邪見，做出由邪見所驅動的業，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、地獄 之中；那些眾生由於具有身善行、口善行、意善行，稱讚聖者，懷有正見，做出由正見所驅動的業，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、天界之中呢？”

“大德，不能。”

【無色】

“須深，你有這樣的知、這樣的見，能否超越色界的定境，親身體驗寂靜的無色界解脫呢？”

“大德，不能。”

“須深，現在你宣稱不能得到以上的法。這是什麼原因呢？”

(六)

這時候，須深以頭頂禮世尊雙足，說： “大德，我犯了罪！我這麼糊塗、這麼愚癡、這麼不善，我竟然在法和律之中出家來盜取法義！大德，願世尊接納我的悔過，好讓我將來約束自己。”

“須深，你確實是犯了罪。你確實是這麼糊塗、這麼愚癡、這麼不善，竟然在法和律之中出家來盜取法義。

“須深，就正如一個衙差捉了一個盜賊罪犯後押到國王面前。

“ ‘大王，這是一個盜賊罪犯，請你對他作出判罰吧。’

“國王這樣說： ‘你拿粗繩綁著這個人，雙手反綁在背後，剃光他的頭，然後作出駭人的聲音，敲打鼓鈸，押他遊街示眾，之後推出南城門斬首。’

“於是，那個衙差拿粗繩綁著那個盜賊，雙手反綁在背後，剃光他的頭，然後作出駭人的聲音，敲打鼓鈸，押他遊街示眾，之後推出南城門斬首。

“須深，你認為怎樣，那個盜賊會不會因此而帶來苦惱呢？”

“大德，會的。”

“須深，那個盜賊會因此而帶來苦惱，但在法和律之中出家來盜取法義會帶來更重的苦報、更大的苦果，還會帶來投生地獄的果報。

“須深，我接納你的悔過，你明白這是罪之後便會依法改善。須深，一個明白什麼是罪的人便會依法改善，會在將來約束自己，能在聖者的律（ariyassa vinaye）之中成長。”

二、論釋資料：論與註釋等

1．與說一切有部有關的論註

《雜阿含》347經註 - 《瑜伽師地論》「法住智」：

[戒] 若有苾芻具淨尸羅，住別解脫清淨律儀；
[定] 增上心學增上力故，得初靜慮近分所攝勝三摩地以為依止；
[慧] 增上慧學增上力故，得法住智及涅槃智。
用此二智以為依止，先由四種圓滿，遠離受學轉時，令心解脫一切煩惱，得阿羅漢，成慧解脫。

此中云何名法住智？謂如有一，聽聞隨順緣性緣起無倒教已，於緣生行因果分位，住異生地，便能如實以聞、思、修所成作意如理思惟，能以妙慧悟入信解：苦真是苦，集真是集，滅真是滅，道真是道。諸如是等，如其因果安立法中所有妙智，名法住智。

又復云何名涅槃智？謂彼法爾，若於苦、集、滅、道，以其妙慧悟入信解：是真苦、集、滅、道諦時，便於苦、集住厭逆想，於滅涅槃起寂靜想，所謂究竟、寂靜、微妙、棄捨一切生死所依，乃至廣說。如是依止彼法住智，及因於苦、若苦因緣住厭逆想，便於涅槃，能以妙慧悟入信解：為寂靜等，如是妙智名涅槃智。

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110：

如世尊說：「蘇尸摩當知：先有法住智，後有涅槃智。」
（略）

有餘師說：近分地智是法住智，根本地智是涅槃智。云何知然？經為量故，如契經說：
有諸外道共集議言，佛未出時我等多獲名譽利養，由佛出世名利頓絕，如日既出爝火潛輝，設何方便名利如本？然憍答摩有二事勝，謂善經論，形貌端嚴，雖形貌難移而經論易竊。我等眾內有蘇尸摩念慧堅強，堪竊彼法。若得彼法名利如本，既共議已告蘇尸摩，彼由二緣遂受眾請，一愛親友，二善根熟，便出王舍城詣竹林精舍，謂苾芻曰：「我欲出家。」

時，諸苾芻將往白佛，佛知根性，遣諸苾芻，度令出家與受具戒彼後未久誦三藏文，亦少解義，竊作是念：「欲利親友，今正是時。」遂從竹林出欲還王舍城，然佛有遍照護法天眼，恒觀世間，誰能竊者？

時，有五百應真苾芻，蘇尸摩前自讚己德：「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。」
蘇尸摩曰：「仁等所證依何定耶？為初靜慮，…為乃至無所有處耶？」
諸苾芻言：「我等所證皆不依彼。」

蘇尸摩言：「若不依彼，如何得證？」
諸苾芻曰：「我等皆是慧解脫者。」

時，蘇尸摩聞已忙然不識所謂，便作是念：「脫我親友問此義者，我當云何？」還詣佛所問如是義。

世尊告曰：「蘇尸摩當知：先有法住智，後有涅槃智。」
蘇尸摩曰：「我今不知何者法住智？何者涅槃智？」

佛言：「隨汝知與不知，然法應爾。」時，蘇尸摩不果先願，然彼五百應真苾芻依未至定得漏盡已後，方能起根本等至。

由此故知：近分地智是法住智，根本地智是涅槃智。

(CBETA, T27, no. 1545, p. 572, b16-c27)

《成實論》卷11〈139 斷過品〉：

問曰：依止何定、斷何煩惱？
答曰：因七依處能斷煩惱，如經中佛說：「因初禪漏盡，…乃至因無所有處漏盡。」又離此七依亦能盡漏，如《須尸摩經》中說離七依處亦得漏盡，故知依欲界定亦得盡漏。

(CBETA, T32, no. 1646, p. 324, b13-18)

《成實論》卷12〈162 七三昧品〉：

論者言：「有七依，依初禪得漏盡，…乃至依無所有處得漏盡。」「依」名「因」此七處得聖智慧，如說：「攝心能生實智。」有人但得禪定謂之為足，是故佛言：此非足也，應依此定，更求勝法，謂盡諸漏，故說為『依』。

問曰：云何依此禪定得盡諸漏？
答曰：佛說行者隨以何相、何緣入初禪？是行者不復憶念是相、是緣，但觀初禪中所有諸色，若受、想、行、識，如病、如癰、如箭、痛、惱、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，如是觀時心生厭離，解脫諸漏，…乃至無所有處亦如是。但三空處（案：無色定前三處）無色可觀，行者見：欲界憒亂、初禪寂滅然後乃得，是故佛言：「勿念初禪寂滅樂相，但觀初禪五陰八種過患。」餘依亦爾。（案：參《中部》111《不斷經》）

問曰：欲界何故不說「依」耶？
答曰：《須尸摩經》中說：「除七依，更有得聖道處。」故知欲界亦有。

問曰：有人言（案：說一切有部）：「依初禪邊未到地得阿羅漢果。」是事云何？
答曰：不然。若未到地有依，是則有過；若能得未到地，何故不入初禪？是故不然。

問曰：非想非非想處何[1]故不說「依」耶？
答曰：彼中不了，定多慧少，故不說有依。七想定即七依也。

問曰：佛何故說七依，名七想定？
答曰：外道無真智故，但依止想；一切依止皆為想所污，不為解脫，故名想定。聖人能破壞想，但依此定直取漏盡，故名為「依」。如說行者觀此諸法如病、如癰等，非想非非想處亦以想不了，故不說想定。

(CBETA, T32, no. 1646, p. 338, c17-p. 339, a15)

《成實論》卷16〈194 三慧品〉：

又經中說：除七依處亦許得道，故知依欲界定能生真智。

問曰：是人依初禪「近地」得阿羅漢道，非欲界定？
答曰：不然！言除七依，則除初禪及近地已。
又，此中無有因緣：能依近地，非欲界定。若此行者能入近地，何故不能入初禪耶？是事亦無因緣。
又，《須尸摩經》中說：「先法住智，後泥洹智。」是義不必先得禪定，而後漏盡。但必以法住智為先，然後漏盡。故知：除諸禪定，除禪定故說《須尸摩經》。若受近地，即過同諸禪。
又，無有經中說「近地」名，是汝自憶想分別。
（略）

問曰：慧解脫阿羅漢無定，亦但有慧？
答曰：此中但遮禪定，必當應有少時攝心乃至一念。如經中佛說：「比丘取衣時有三毒，著衣已則滅。」無有經說散亂心中能生真智，皆說攝心生如實智。

(CBETA, T32, no. 1646, p. 367, c26-p. 368, b2)

《大乘義章》卷13：

問曰：未來及中間禪，八禪地中，何地攝乎？
釋言：此二是初禪家眷屬定故，攝屬初禪。

問曰：何故初禪地中獨分此二，餘不如是？
釋言：初禪創背下過多用功力，故立未來，以為息處，餘不如是，故廢不立。
又復，初禪向二禪時，有覺、有觀二種過患，除覺、觀在（案：有尋無伺），故立中間。餘禪相向，單有一過，除之盡處即是後地，故無中間。

若依《成實》，攝末從本，禪地有九，所謂：八禪及欲界中如電三昧，故《成實》云：「如《須尸摩經》說，欲界更有如電三昧。」

分末異本，禪地有十：於初禪中分出中間，通餘十也。故《成實》云：「初禪梵王，能至中間。」

如電三昧《毘曇》不論，未來禪（=未至定）者《成實》不說，見別故爾。

(CBETA, T44, no. 1851, p. 718, c22-p. 719, a12)

2．與分別說系有關的論註

覺音《相應部註》

paññāvimuttā kho mayaṃ, āvusoti, āvuso, mayam nijjhānakā sukkhavipassakā paññāmatteneva vimuttāti dasseti.（具壽！我們是慧解脫。即表示：具壽！我們是沒有禪那的（nijjhānakā亦作「有洞察力/觀察」義）乾觀者（sukkhavipassakā），只依慧而解脫。）

ājāneyyāsi vā tvaṃ, āvuso susima, na vā tvaṃ ājāneyyāsīti kasmā evamāhaṃsu? evaṃ kira nesaṃ ahosi — “mayaṃ imassa ajjhāsayaṃ gahetvā kathetuṃ na sakkhissāma, dasabalaṃ pana pucchitvā nikkaṅkho bhavissatī”ti.

dhammaṭṭhitiñāṇanti vipassanāñāṇaṃ, taṃ paṭhamataraṃ uppajjati. **nibbāne ñāṇa**nti vipassanāya cinnante pavattamaggañāṇaṃ, taṃ pacchā uppajjati. tasmā bhagavā evamāha.（法住智：觀智，它先生起。涅槃智：由於觀行之末才轉起的道智，它在後生起。是故，世尊才這麼說。）

♦ **ājāneyyāsi vā**tiādi kasmā vuttaṃ? vināpi samādhiṃ evaṃ ñāṇuppattidassanatthaṃ. idañhi vuttaṃ hoti — susima, maggo vā phalaṃ vā na samādhi-nissando, na samādhi-ānisaṃso, na samādhissa nipphatti, vipassanāya paneso nissando, vipassanāya ānisaṃso, vipassanāya nipphatti, tasmā jāneyyāsi vā tvaṃ, na vā tvaṃ jāneyyāsi, atha kho dhammaṭṭhitiñāṇaṃ pubbe, pacchā nibbāne ñāṇanti.（「你知道，或…」等為何他這麼說？這是為了表示「縱使沒有定，智也會生起」，因此說：「 蘇尸摩！道或果[二者]皆不是定的結果（samādhi-nissando等流=一滴一滴地流下），不是定的利益（samādhi-ānisaṃso），也不是定的成就（samādhissa nipphatti）；那是觀的結果，觀的利益，觀的成就。因此， 蘇尸摩！不論你知道或不知道，法住智在先，涅槃智在後。）

三、疏鈔資料：不同意趣的判讀

1．重「禪定」：《雜阿含》347經及《相應部12．70經註》
2．重「比智」：《摩訶僧祇律》卷17
3．重「五通」：《相應部》（12．70經）

慧影《大智度論疏》卷24：

如須尸摩已下，此外道亦得文持陀羅尼（dhāraṇī 吠陀贊歌、咒語等），以不得波若和故則有忘失。外道詳共差，令入佛法中偷法，有一比丘於佛邊自云：「我生已盡，梵行

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。」還房已，尸摩則隨以諸禪（如說一切有部本）、五通（如巴利本）、三明（如僧祇律本？）等問，皆言不得。云：汝若爾者，云何於佛邊言：「我生已盡」等？比丘答言：「我是慧解脫人。」

即復問言：「云何是慧解脫人？」
比丘復言：「汝雖不解，然我只是慧解脫人。」

尸摩云：「汝說法簡略，我未能解。」往問佛，佛云：「我佛法中先用法智，後用比智。」法智知現在，比智知過未。

《成實》但用此一義言：「法智」斷現在煩惱，「比智」斷過、未或（=「惑」）。以法、比二智斷三世或，此乃屬知三世之法；比智**非斷或智也**。

法智：知法，比智：知義。

法智：知欲界，比智：知上二界。

汝應先用法智，知其現在所得。

云何乃先用比智：以過、未之義來比之，乃用五通、三明等問也？

此人既是慧解脫人故，但於未到地盡諸漏，不得諸禪及滅禪，並無五通；無五通故，無三明。所以，不但有學有八智，無學亦有八智，為[=唯]無他心智及無生智故，而將此事來者，只以證外道所得陀羅尼，不和波若[=般若]，有忘生故。

不能先用法智，乃先以比智問他，違三量（聖教量、比量及現量）故。（案：這裡指出大眾《須尸摩經》：「先法智、後比智」的必然順序。）

(CBETA, X46, no. 791, p. 912, b3-c2 // Z 1:87, p. 264, c11-d16 // R87, p. 528, a11-b16)

1．重「禪定」：《雜阿含》347經及《相應部12．70經註》

《雜阿含》347經：

須深復問：「云何尊者所說不同，前後相違？云何不得禪定而復記說」？
比丘答言：「我是慧解脫也。」

《相應部註》：

paññāvimuttā kho mayaṃ, āvusoti, āvuso, mayaṃ nijjhānakā sukkhavipassakā paññāmatteneva vimuttāti dasseti.（具壽！我們是慧解脫。即表示：具壽！我們是沒有禪那的（nijjhānakā 亦作「有洞察力/觀察」義）乾觀者（sukkhavipassakā），只依慧而解脫。）

說一切有部《雜阿含經》卷33（936經）：

如是我聞：
一時，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。

時，有迦毘羅衛釋氏集供養堂，作如是論，問：「摩訶男！云何最後記說彼百手釋氏命終，世尊記彼得須陀洹，不墮惡趣法，決定正向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究竟苦邊。然彼百手釋氏犯戒飲酒，而復世尊記彼得須陀洹，乃至究竟苦邊。汝摩訶男！當往問佛，如佛所說，我等奉持！」

爾時，摩訶男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迦毘羅衛諸釋氏集供養堂，作如是論，摩訶男：『云何最後記說，是中百手釋氏命終，世尊記說得須陀洹，乃至究竟苦邊。汝今當往重問世尊，如世尊所說，我等奉持！』我今問佛，唯願解說。」

佛告摩訶男：「『善逝大師、善逝大師』者，聖弟子所說，口說善逝，而心正念直見，悉入善逝。『正法律、正法律』者，聖弟子所說，口說正法，發心正念直見，悉入正法。『善向僧、善向僧』者，聖弟子所說，口說善向，發心正念直見，悉入善向。如是，摩訶男！聖弟子於佛一向淨信，於法、僧一向淨信，於法利智、出智、決定智，八解脫具足身作證，以智慧見，有漏斷知。如是聖弟子不趣地獄、畜生、餓鬼，不墮惡趣，說阿羅漢俱解脫。

「復次，摩訶男！聖弟子一向於佛清淨信，乃至決定智慧，不得八解脫身作證具足住，然彼知見有漏斷，是名聖弟子不墮惡趣，乃至慧解脫。

復次，摩訶男！聖弟子一向於佛清淨信，乃至決定智慧，八解脫身作證具足住，而不見有漏斷，是名聖弟子不墮惡趣，乃至身證。

「復次，摩訶男！若聖弟子一向於佛清淨信，乃至決定智慧，不得八解脫身作證具足住，然於正法、律如實知見，是名聖弟子不墮惡趣，乃至見到。復次，摩訶男！聖弟子一向於佛清淨信，乃至決定智慧，於正法、律如實知見，不得見到，是名聖弟子不墮惡趣，乃至信解脫。

「復次，摩訶男！聖弟子信於佛言說清淨，信法、信僧言說清淨，於五法增上智慧，審諦堪忍，謂信、精進、念、定、慧，是名聖弟子不墮惡趣，乃至隨法行。

「復次，摩訶男！聖弟子信於佛言說清淨，信法、信僧言說清淨，乃至五法少慧，審諦堪忍，謂信、精進、念、定、慧，是名聖弟子不墮惡趣，乃至隨信行。

「摩訶男！此堅固樹，於我所說能知義者，無有是處！若能知者，我則記說，況復百手釋氏而不記說得須陀洹？摩訶男！百手釋氏臨命終時，受持淨戒，捨離飲酒，然後命終，我記說彼得須陀洹，乃至究竟苦邊。」

摩訶男釋氏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從坐起，作禮而去。

(CBETA, T02, no. 99, p. 239, c21-p. 240, b11)

《中部》70．枳吒山邑經：

“比丘們，世上有七種人。是哪七種呢？俱解脫的人，慧解脫的人，身證的人，得正見的人，信解脫的人，隨法行的人，隨信行的人。

“比丘們，什麼是俱解脫的人呢？比丘們，一些人親身觸證各種寂靜的無色界解脫，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，再加上有慧見而得漏盡。這稱為俱解脫的人。我不會對這些人說應不放逸地作出修行。這是什麼原因呢？因為他們已經不放逸地完成了修行工作，他們是不會放逸的。

“比丘們，什麼是慧解脫的人呢？比丘們，一些人不能親身觸證各種寂靜的無色界解脫，但有慧見而得漏盡。這稱為慧解脫的人。我也不會對這些人說應不放逸地作出修行。這是什麼原因呢？因為他們已經不放逸地完成了修行工作，他們是不會放逸的。（略）

《清淨道論》（Vism. 660）：

（一）憶念無常者是信解多而獲得信根的，他於須陀洹道的剎那為「隨信行」。
（二）憶念無常我者是知多而獲得慧根的，他於須陀洹道的剎那為「隨法行」。
（三）於其餘七處（除初果向）為「信解脫」。
（四）於六處（除初果向及阿羅漢）為「見得」。
（五）憶念於苦者是輕安多而獲得定根的，他於一切處名為「身證」。
（六）其次得無色定而得最上果（阿羅漢）者，名為「俱分解脫」。
（七）於最上果為「慧解脫」。」

《雜阿含經》卷45：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五百比丘既無有見聞疑身、口、心可嫌責事，然此中幾比丘得三明？幾比丘俱解脫？幾比丘慧解脫？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此五百比丘中，九十比丘得三明，九十比丘得俱解脫，餘者[320比丘得]慧解脫。舍利弗！此諸比丘離諸飄轉，無有皮膚，真實堅固。」

(CBETA, T02, no. 99, p. 330, b21-27)

《相應部》（S.8.7 Pavāraṇā）：

舍利弗！此五百比丘之身語，我無可非難。
舍利弗！此五百比丘中，有六十比丘是三明者，六十比丘是六通者，六十比丘是俱解脫者，其餘[320比丘]是慧解脫者。

《別譯雜阿含經》卷12：

舍利弗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終不譏彼小闕，亦不見五百比丘若身口意有少過失。世尊！此五百比丘幾具三明？幾得俱解脫？幾得慧解脫？」

佛言：「此比丘眾中，九十比丘具於三明，有百八十得俱解脫，其餘之者[230比丘]盡慧解脫。」

(CBETA, T02, no. 100, p. 457, c8-12)

《解夏經》卷1：

爾時，舍利弗重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與五百苾芻眾等，所有三業佛已可忍。我今有疑，當復啟請。願佛世尊！為我分別。世尊！此五百苾芻中，幾苾芻得三明法？復幾苾芻得俱解脫？復幾苾芻得慧解脫？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此五百苾芻中，九十苾芻得三明法，九十苾芻得俱解脫，餘者（320）苾芻得慧解脫。舍利弗！如是苾芻，盡諸煩惱，皆住真實。」

(CBETA, T01, no. 63, p. 861, c28-p. 862, a6)

2．重「比智」：《摩訶僧祇律》卷17

須深摩言：「向者所問，諸法皆言不得。云何於世尊前自言：我已得證，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更不受後有？誰當信者？」諸比丘答言：「長老，我是慧解脫人。」

【答先法智，後比智】

須深摩言：「所說簡略，義相未現，可更廣說？」比丘言：「雖義相未現，我自了知慧解脫人。」時須深摩聞諸比丘語已，作是念：「我當往詣世尊所，問如是事，世尊有所解說我當受持。」作是念已，從坐起往詣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却住一面具以上事廣白世尊，是事云何？佛告須深摩：「先法智，後比智。」

《阿毘達磨順正理論》卷73：

後無漏智分為二種：法、類二名，所目別故。此二名義如前已釋。

然有師釋：「類」謂比類，以所現見事比不現見境，比量所攝得「類智」名。此釋不然！說實見故，謂非比量智可立實見名。諸契經中總說法、類，若如實見苦則定見非我，於四聖諦如實見故，能如實見四聖諦故，有如是等無量契經。

又聖位中等決定故，謂見迹者等決定知諸行非常，諸法非我、涅槃寂靜。非真現見可與比知等是決定，謂以此類彼名為「比知」，彼非決定，然亦有異故。由此真見與比度知，理不應言等是決定，非諸聖智有比度理，故有智者必不應言：「有聖諦境，比智所證」。

又聖應無緣滅智故，謂若類智比智攝者則應緣滅法智亦無，以滅總非現見事故。然許現量總有三種：依根、領納、覺慧別故。

1．依根現量：謂依五根現取色等五外境界。
2．領納現量：謂受、想等心、心所法正現在前。
3．覺慧現量：謂於諸法隨其所應證自、共相。

此中，
若就依根、領納說類智境非現見事，則滅法智理亦應無，滅非依根、領納境故。
若就覺慧則不應言：「類智所緣是比智境。」是故一切如理所引、實義決擇，皆現量智。類智既然，故現量攝，是名二（法、類）智相別成三（依根、領納及覺慧），定心相應聖行相轉。

(CBETA, T29, no. 1562, p. 735, c24-p. 736, a18)

巴利註釋書及《清淨道論》咸認為：三遍知中的知遍知，即是見與度疑二清淨。若禪修者了知名色與緣起的自相智，屬於現量，稍後期的護法論師也同樣如此認為，唯對無常等共相的歸類，與有部不同，如護法論師《長部疏》（Sv-pT 1 148）：

真實法的相有兩種：自相、共相。此中，覺知自相是現量智（paccakkhañāṇa），覺知共相是比量智（anumānañāṇa）。

類智（anvāya-ñāṇa）不是比量智（anumāna-ñāṇa推論），在原始佛教聖典裡的「類智」為十智之一，而「比量」（anumāna）的出現在三藏聖典時期還是極為罕見的，至少目前我們在相應部、增支部及長部裡都還沒發現，僅見中部第15《比量經》（Anumāna-

suttaṃ），內容是推己及人的教誨，近乎今人所說的「推論」，與佛說的「類智」乃有天淵之別。

3．重「五通」：《相應部》（12．70經）

“現在尊者們宣稱不能得到以上（五通、無色定）的法。這是什麼原因呢？” 21
“須深賢友，我們是慧解脫的人。”

“尊者們這樣簡略地說，我不能明白當中的道理。如果尊者們為我詳細地說，使我明白當中的道理就好了。”
“須深賢友，不管你明白與不明白也好。我們是慧解脫的人。”

於是，須深尊者起座前往世尊那裏，對世尊作禮，坐在一邊，然後把跟比丘對話的事情全部告訴世尊。

“須深，首先要有法住智，然後便會有涅槃智。”

《成實論》卷16〈197 六通智品〉：

問曰：解宿命中，何故說共相、共性？
答曰：憶念明了故如是說相、名字，如某人等。又以識事故名為相，性名種族，如言：「此是汝家」、「此是汝性」，相性合說，故知見明了。

問曰：何故為明了憶？
答曰：過去法盡滅無相而能得知，此為奇特！有人以思量相知，不能明了，謂佛弟子亦復如是，是故性相合說。
1．有人用宿命智，
2．或以有道思慧知過去世，如行緣識…。
此二種中，思慧為勝。所以者何？是人雖知八萬大劫，無此思慧故生邪見，謂從此來名為生死，過此更無；有道思慧，終無此心。

(CBETA, T32, no. 1646, p. 370, a15-28)

四、總結

三種傳本所共：「我生已盡…，自知不受後有」、無色定、法住智（或法智）。

須尸摩對慧解脫漏盡者皆如是知、如是見「我生已盡」及「不受後有」（=涅槃）感到好奇，試問他們是否具備了：

1. 色界四禪（雜本獨有）？
2. 無色界禪（三本共有）？

3. 宿命、天眼或五通（摩本 / 相應本）？

在契經佛陀說：應先具備「法（住）智」，之後才能「我生已盡…，不受後有」（涅槃智 / 比智）。

說一切有部《雜阿含》：問色界諸禪及無色定，「先知法住，後知涅槃」。
大眾部《摩訶僧祇律》：問天眼通、宿命通及無色定，「先法智，後比智」。
分別說部《相應部》：問五通及無色定，「先法住智，後涅槃智」。

說一切有部與大眾、分別說部對「慧解脫」的定義並不一致。說一切有誦本否定所有色界四禪，大眾、分別說部以為「慧解脫」只是不具無色禪而已。

從大眾部《摩訶僧祇律》所側重的提問：比丘如何了知「 我已得證，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更不受後有。」？佛陀則以「法智」（知現在）、「比智」（知過、未來）解之，是大眾部《摩訶僧祇律》本所有，而屬分別說部《相應部．須尸摩經》的五通（宿命、天眼）問也有著相同意趣；有部誦本雖然沒有宿命與天眼的設問，但也可能隱性含射：既然不具四種禪就根本無法開展神通的推想。

《順正理論》卷73 認為「類智」是真實所見的現量，也非「比智」（類智不等同比量或推論）。這與護法論師認為自相智為現量是一致的。

類智（anvāya-ñāṇa）不是比量智（anumāna-ñāṇa推論），在原始佛教聖典裡的「類智」為十智之一，而「比量」（ anumāna）的出現在三藏聖典時期還是極為罕見的。

最後，經由問答及悔過而須尸摩：
一、雜本：「 佛說是法時，外道須深漏盡意解。」
二、摩本：「得法眼淨」並「 於賢聖法中得增長故。」
三、相應本：「將來約束自己，能在聖者的律（ariyassa vinaye）之中成長。」